

周樂山著

南國風光

陳子侯題



南國風光好

甲午春為象山兄所著
南國風光題
陳永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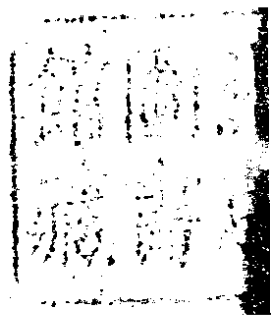




3 0662 8279 3

青年人怪愛找刺激，這是和愛喝熱燙咖啡濃的紅茶一樣。我之到南洋去，原也是不外這個動機，這個需要，這個憧憬的。誠然，熱的風，刺目的色彩，感情白熱化的女人，帝國主義者的鐵蹄，藍色的海，一切的一切，都够我們青年人的味兒，這樣那樣的，不覺在南洋住下了一年多。在那兒，與祖國的隔絕，一切都是新鮮的刺激，我自己知道，我已經完全變過了一個人。

在南洋，白天裏，我奔走於酷日之下。在夜裏，繁星滿天的涼爽的夜晚，我拖着疲倦的腳步，沉重地徜徉於燈火輝煌的街頭，微風拂過我底臉，夜深了，我又拖着沉重的脚



步回來。回來後，人雖然疲倦了，還不能入睡，靠在窗前，靜聽遠處送來的馬來人的情歌。我愛南國的美麗，我愛嘗受南國給與我的刺激；但我受不住這個寂寞悠久的長時間，我漸漸地耐不住了，我切盼朋友的來到。

在一個午後，我接着朋友林立的來電，說是準於第二天的晚間來萬隆，這種給與我的溫熱的友情，真是喜得跳了起來。

萬隆火車站是那樣的宏壯，立方體的建築，馬車汽車輻湊着，人聲的喧闐，汗臭，弄得人頭有點昏。我痴望着，望着，蜿蜒地如龍般的火車終於來了。我擠上前去，在車廂裏找着了林立，他正在忙着整提包，揮着汗，忙碌地，一面在和一位女士談着什麼，我叫了一聲「林立！」他沒有聽見，我爲好奇心所驅使，暫不叫他，心中納罕着。

——林立來信，並未提及這位女士同來，這是誰呀？

林立回頭看見我立在身後，狂喜地和我握手，那位女士也站了起來和我招呼。這時林立將那位女士介紹給我道：這位是孫碧霞女士，從中國同來南洋游歷的，孫女士是舞蹈家……這位是我的好友周羅衫。「久仰了」，我答着，急速中，我陪着他倆下車去。

我知道了他倆還未接洽旅館，我于是雇了一部馬車到我的寄居所在去。

馬車急馳於萬隆的椰林大道上，我們三人並坐在做車裏，孫女士和我談了不少的話，她是那樣的善於詞令，使我難於酬答，林立似乎有許多別後的話急于和我說，但苦於

沒有機會，反而沉默地坐在一角。

孫女士是那樣的熱情，爽直，雖然念二三歲了，還是那樣地天真可愛。她說她是廣東人，而生長於長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她流浪過不少的城市，她有舞台經驗，她善歌善舞，她能說四五種國內的方言。那時我想：「這樣一個極端社會性的女人！不是和我底朋友林君的性格完全相反麼？他倆怎麼結合在一起呢？也許是偶然的游侶吧？」在我底沉思中，馬車已到了我底寓所門前。

從此，我的孤獨的寓所有熱氣了，我不覺狂歡起來。

飯後，孫女士入浴去了。我邀着林立到門外去散步。是五月天氣，南洋的五月，已經熱的難受，林立額上不住地流着汗，但他非常地愉快；和我一樣。晚風拂着他的亂髮，他微笑着。

我倆在路旁的鐵椅上坐下，沉默了一會，林立緊握着我的雙手說：「周，你覺得奇怪罷？我帶着這個女人來南洋？」

「是朋友罷？」我問他。

「唉，這話一時是難於詳細說的，這個女人，她支配了我的半生……也許支配着我底一生罷！……」

我沒有說話，暫時又沉默下來。

林立吸了一口煙，正要繼續說道這位孫女士的歷史，而孫女士已換了浴後的新裝，小鳥似的跑了出來，依在林立的懷裏，說道：「立，請周先生陪我們去看爪哇的夜景罷！好不好？」我和立都領了領頭，於是三人聯臂而行。

那夜，是剛大雨過後的爪哇的夜，星在天邊閃爍，無一片雲，遠處傳來土人的梵鈴聲，令人如中酒，如入了迷宮，遙想着淪入次殖民地的祖國，自己的游子的悲哀！……大家相視無言，都落入沉思的夢裏了。

我靜靜地看了一會孫碧霞，她真不像已超過了少女時期的女人，穿了件淡紫色的敞領襯衫，短短的青裙子，潔白的絲襪和白帆布鞋，頭髮是那樣的柔長的動人，黑而圓的眼睛，具有攝人的光芒，走起路來，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的技藝，十分地飄逸。我想，我靜靜地想，就外表看來，她不過是時代女人中比較動人的一個，恐怕支配林立的力量，尚有其他條件在。

我又看看林立，他還是和往年一樣那種木訥寡言的神氣，處處都在受孫女士的牽動。我又想，林立固然有林立的魄力，那種沉毅的力量，也足以控制孫女士的。我最後又想，男女的相愛，本來是無條件的，在圈內人看來，本無所謂誰支配誰，況且又是大家度着飄流年華的生活，同受着世紀末的愁風，當然是不平凡的喜劇囉。

『南洋真可愛，尤其是南洋的夜』。孫女士讚嘆着說。

『是呀，你起先還不願意來哩！』林立答着。

『不遲兩三月來，旅費那有着落呢？』孫女士瞥了林立一眼。大家於是走入了一家咖啡座。

名叫「松竹屋」的咖啡座，日本人開設的。門前擺了幾盆長如屋齊的竹樹，以及兩盆如虬如龍的古松，屋是那樣的低，低的饒有古趣。咖啡，正宗酒，御料理，等等名色的招貼在門前。裏面的電風扇搖着，啤酒與玻璃杯撞擊的聲音，日本侍女在西洋水手的懷裏調笑的浪，充滿了「松竹屋」。

我們走了進去，坐下來，要了兩瓶啤酒，幾個猖狂的水手，正各人摟着一個日本侍女叫罵，歡呼，狂歌，這種景像在南洋每處都是如此。在我們的祖國也是如此。『白種人處處是高壓着一切的……』我心裏不禁起了忿火！我並不是爲的日本侍女那醜態，忿恨的是「松竹屋」內的兩個華僑女子，那種慣受壓迫下的卑怯的樣子，她們實在受不了粗暴的水手的蹂躪，那有什麼辦法呢？在殖民地的南洋，在日本咖啡店的雇傭之下，她爲了生活，爲了留戀着人生，她希望祖國強起來，給與她一些援助；然而，在漫漫的長夜，她的短促的生命能期待着什麼呢？

我們默默地喝完了兩瓶啤酒，大家喟然長嘆一聲的走了出來。

時間還早，於是又走了一家私人開設的夜花園去。我們一走進去，就覺得異常的親

切，裏面坐滿了華僑商人，他們一天的辛勞，就待夜間到這兒來蘇復一會。這裏有廣東，福建等地的歌女的清唱，有國產的電影，正在映演「歌女紅牡丹」，電影女明星胡蝶，佔據了每個商人的心。

在電炬的極度照映之下，夜花園的夜景，宛如西子湖的湖心亭，烟雨中的湖心亭，因為南洋是常有海上的烟霧的。

在座的商人有幾個我是認識的。我就介紹了林立和碧霞給他們。他們雖是商人，因為在國外身感外壓的原故，對於祖國的觀念，較之國內的商人更為深刻的。在異地會見祖國的同胞，都覺得異常的親熱。在夜花園裏，多是本地體面的商人，啤酒的泡沫，冰塊的脆聲，雪茄烟的烟霧，瀰漫了全園。

這時，孫碧霞當然是最受人注意的一個；雖然南洋各地，每星期都有不少的同胞到來；但像孫碧霞這種動人的女同胞，確乎是很少很少的。碧霞之動人處，是她的落落大方的態度，微黑的皮膚，成熟的肉體，如果是林黛玉式的病態的女子，是不合式於生長南洋的僑胞的口味的。

在這個場合裏，孫碧霞施展了她的交際手腕，立刻開動了在座者，在坐的××戲院的主人，即擬和碧霞談條件，請她到那戲院去表演歌舞。

碧霞約他後天給他的回音，讓她考慮兩天，那位戲院主人答應了。時已夜闌，我們

辭別了出來，我說：「密斯孫真能幹，到處出色，一到萬隆，就有人爭聘，我都覺得光榮的。」

「噢，密斯特周，不要見笑罷，這不是我敢自負；老實說，這算什麼呢！不但在這小小的萬隆！就是在上海，一家外國銀行還握在我手裏呢！」孫碧霞慨然的答着。

我聽了她的這段話，我真不知道怎樣接嘴纔好。這種具有顛倒男子的魔力的女人，大概我們這班男子都不在她眼裏吧？現在的世界，真是女人的世界，女人拿住了地軸，全世界在女人的手裏旋轉。有個革命理論家，說革命的動力在農工；不錯的，工農佔大眾的最多數；但是工人農民結果是出不了女人的圈套的。無論怎樣的革命，革不到女人的頭上去。如有人反對我這句話，這個人就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人的。

我們三人行行重行行，在深深的夜，是那樣的靜，是那樣的涼，三人聯臂而行。都落在沉思裏，不覺到了家。

第二天，孫碧霞到××戲院和那個戲院主人去訂約去了。來往要四小時的時光，我於是乘這個機會，問林立：孫碧霞的歷史。說：「老林，乘這個時候，請你將碧霞的歷史告訴我罷」。

二

林立重重地抽了幾口烟，長嘆了一聲，道：「唉——道真是說來話長，我不是和你說過麼？「這個女人支配了我底半生；也許支配了我底一生」。我從來沒有將我和她的遇合告訴給朋友，你，是我平生的至友，我因為這個女人的原故，放蕩的生涯，將久無休止。這，這種生活，我雖然知道和我的性格不相合；但是，自從遇見了碧霞以後，我

的身體，我的前途，我的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了，我已準備由她的播佈，一切由她支配，好友，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不能自拔了。

「你也當然知道，我一向是極端有規律的人，從兒童時代至青年，都是如此。自從遇見了她，我便不知所以然的，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迷茫地跟着她走，她叫我向東，我不敢向西，實在，我也不願違拗她的意旨向西的。有時，我也自知事業要緊，撇開這個女人，創造自己的事業去罷。一個女人，僅僅乎一個女人，這算什麼呢？我作如此想不祇百次千次，但是，我總是未能自拔，你在笑我麼？你在鄙視我麼？噢——如果你，你老周，落在我的環境裏，你也將會和我一樣的，這並非我底武斷，待我把事實來證明，你就會相信的了。」

「談起我和她的遇合，也是十分的奇怪，說偶然罷，也並非偶然的呢。當十年以前，我正在極力反對家庭的專制婚姻，家中當我大學畢業後回家的那年，硬強迫着我和久已拋棄了的妻子言歸於好，甚至於用監禁的手段強迫同房，自從我在房中堅坐了一夜之後，母親纔知道我底婚事已無法挽回，替我辦好了離婚手續：「以後由你自作主罷，也省得我操心。」母親說了這樣的話，我才整理行裝到廣州去。」

「那時廣州，因革命事業將要發動，人材薈萃，異常的熱鬧，我也投入第××軍裏當了一個下級軍官，就隨着大軍出發到長沙去。那時同事的都是青年，革命的熱血，支

配了整個的青年之羣，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你知道的，那時軍隊中有女軍官，而且不在少數。恰好碧霞，她就和我同編在一個軍部裏，那時她在第××軍部裏，名字不叫「孫碧霞」，名叫「孫無畏」，一個完全男性的名字，我就是被她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的。有一次在總指揮部做「擴大紀念週」，她，碧霞，恰好坐在我的前面，那時的男青年之羣，尤其是在生活乾燥的軍人生活中，是隨處注意女性的。當時，碧霞坐在我的前面，我就設法和她攀談，她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爽直的，果斷的，同時也是愛嬌的。她第一次和我談話中有一句話是：「你們男子真無用，又無和女子交際的勇氣，又在暗地裏毀謗女子，這算怎麼一回事呢？」我當時下意識地回答她說：「那我也是其中之一囉，你不要指東瓜罵葫蘆！」我有點拂然，她笑得說是肚皮痛了。

「自此以後，我倆做了好朋友了，許多同事含醋意的嘲笑，弄得我有點不能自安；但她却處之坦然，常對我說：「立，你真沒用，這算得什麼呢？」有時有一兩個情敵用危害職業來恐嚇，我當時雖然不覺得可怕，然而有點忿然，而碧霞却安慰我道：「失業有什麼關係，何至於沒有吃飯的所在？」外面的攻擊，居然因她的鎮定而自行銷滅了。

「汀泗橋之役，我和她都在前線，九死一生的在血肉模糊中討生活。在激戰的第三夜，我腿部中了一個流彈，被送入後方醫院，我在痛苦呻吟中正以碧霞的生死爲念，不料第二天下午，她也因受傷被送來後方醫院了。我後來才知道她是急於和我見面，自己

用刺刀戮傷而假裝「帶花」退下陣來的。

「半年之後，我的傷好了。那時江南半壁，已大都抵定，我被調回廣州軍隊裏去！而碧霞因爲力傷已痊愈，先我而出院去了。她在醫院裏和我計畫過許多的事業，準備脫離軍隊生活的。而她在出院的那天，祇淡淡地留下了一封信就走了。說是回鄉去看她的叔父去。你知道，我底性情一向是冷淡的，她走了，走了就拉倒，我也無所謂的。」

「在廣州，一住就是一年多，我也不知道她的行蹤，實在有什麼方法去知道呢？她，碧霞，究竟是可變的，我有時也燃起愛的火把去尋覓她，問朋友，朋友給我一陣嘲笑，誰知道呢？登廣告，也等於白登，毫無影響；有時獨自坐在一個教堂的石階，捧着頭沉思地追憶她。」

「最後，我忍耐不住了，我辭去職務到上海來尋覓她，那種毫無把握的事，也只有那時青年時期會幹。記得那時自以爲有把握似的，興沖沖地跑到上海，我住在偌大的上海裏，一住又三個月，仍不見碧霞蹤影。」

「有一天，我到 ISIS 看范朋克的「黑海盜」，遇見了她，她和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紳士坐在一起，她首先看我一眼，裝做沒有看見的神氣，實在我和她目光是接觸了的，這真令我怒髮沖冠，我故意坐在她倆的後面，我當時沒有手槍，不然，立刻打死了他們！不久，電影開映了，而她和那個紳士耳語了一下，站了起來，走過我的身邊時，牽

了一下我的衣角，我那時雖然怒氣未銷，然爲好奇心所驅使，跟着她向「太平門」走，天曉得，我那時是怒冲冲地跟在她的後面的，我的天，一步到外面，她的態度立刻就變了，她用沸熱的雙眼注視着我，用有力的手背擁抱着我，然而我仍然直率地和她說：「你還要見我嗎？你這女人！」她淡淡地笑了一笑，說道：「你誤解了我，我是愛你的，我仍然愛你的，這個人，是我倆的忠實的奴隸！他能够供給我倆生活上的需要，我倆現在仍然可以同居的。他忙，他很忙，他日夜爲錢而忙，爲女人而忙。但是金錢與女人都不是屬於他的，你相信麼？他用一百，我要用一千，在消費上，我不放過他。他養着許多的女人，反而沒有女人屬於他的。因爲他祇求女人的所有權，他不能夠管束女人的自由，他要管束女人的自由，祇能管一個，許多女人的自由他都管束起來，那末他自己也不自由了，他要自由，他要許多女人的所有權，往日我們爲生活而忙，忙得和生命開心，這是你還記得的，現在，我還是屬於你的。而我們的生活，我命令一個人來負擔，你看好不好？……你不要以爲可恥，可恥是日夜爲錢而忙的人……你想，你想什麼……我的人生觀就是你的，我不准你多想，這是我的住址，你用不着來，我自會來的，他在等我等得心焦了，明天會！」他深深吻了我一下，婀娜地走回原座去了。我不覺笑起來，老周，碧霞是這樣的一個女人，你也覺得奇怪罷？

「自此以後，我和她同居在上海，我後來知道她自從和我在後方醫院分別以後，她

並不是回家看她的叔父，實在是加入武漢的「血花劇社」，當了一名重要的女主角，哄動了武漢的觀眾。後來又到了上海，加入了一個外國人開設的舞場，在那舞場裏，結識了不少的洋行買辦，那時候她的生活很富裕，她很想找我來上海，但她找不到我的通信處。爲尋覓我，祇得離開上海，到了香港，加入了「皇后舞場」，不久就結識了這個紳士，這紳士，據說是曾經革過命的，現在已經革着了官職，錢也很多，於是闊起來，他的跳舞，本不在行，還是她教他的。

「不久之後，他，那紳士，他着了迷了，他在她身上用了不少的錢，最後：他要求和她同居，她允許了，但是那時她尚未找着我的通信處。

「有一天，她在報上看見了我的廣告，她驚喜得跳了起來，她立刻要求他伴她來上海玩，他自然允許了，不料第一天就遇見了我。

「事體真湊巧，不久，他又爲了職務到廣州去了，丟下了多量金錢，走了，那紳士，那個官，久久都沒有回上海，再又久久之後，知道他在廣州又討了兩個女子，而且其中一個還正式舉行了婚禮！但是上海方面的生活費還是按時寄了來。

「猜想那紳士的心理，是恐怕碧霞到廣州去，那末，事體一定要弄糟，所以，儘管是忘記了她，而錢還是寄了來。那時我和她在上海，也並非無所事事，白天上音樂學校學鋼琴，晚上上舞場跳舞。天哪！她是職業的跳舞，爲得她跳舞，我和她吵了多少次，

但她始終是笑了一笑了事，我再吵得厲害時，她就咬我一口說：「達鈴！我愛你的，你放心罷！這不是就解決了嗎？」弄得我只有苦笑！

「如此的生活，又過了一年，而在廣州做官的那個官僚而兼紳士的她的名義上的丈夫，因政局的變動而失業了。那個人的失業，當然對於他的生活是不發生什麼影響的，因公事上交待的不清楚，已避往香港作寓公去了。這時他對於碧霞的事，他當然更不來過問。那時起，碧霞乃實行幹她的舞女生涯，我對於她彰明的幹舞女生涯，雖然不免有點反感，然而，老周，你看我有什麼辦法禁止她呢？她是那樣的愛我，又是那樣的放蕩，她以肉體媚笑博生活費，而又將真正的愛傾注在我底身上，我真沒有辦法，我真沒有辦法，對於她。」

「有時，我也曾經嚴厲正色的禁止過她，將她的高跟皮鞋拋在窗外阻止她外出。但是，什麼辦法也沒有，毫無結果的。你看，她當我勸告她的時候，她緊緊地咬住我底嘴唇，我推開她，甚至於把她推倒在地板上，而她会咯咯笑個不住的抱着我在地上打滾，反而弄得我在地上告饒，她再從容地和我說道：「書呆子，你懂得什麼是生活麼？將富裕的人的金錢移轉來培養生活，這不是公公道道的事？富裕的人，他們總是要消費金錢的，金錢不移轉到我們的袋子裏來，也要移轉到別人袋子裏去的」！「好澈底的人生觀」！我罵她，她笑了。」

「從此以後，我也不願再勸告她了！實在，勸告也無用的。」

「有時，我也想幹點有益的事，我的學識是專門化學的，我想去充當技師，或者自己開設一個小型的化粧品工廠罷。而她，總是阻止我，她阻止我也有她的一大篇的理由，她說：「化學有什麼用？軍用化學是殺人的，我們不能救人也不應該殺人！造化粧品只是供給有閒階級消遣的，無聊得很！」我當然有點拂然不悅，說：「你當舞女，不是給有閒階級消遣嗎？」她坦然地答道：「是的，我是給有閒階級消遣的；然而，我是吸取他們已經搜刮或欺騙來的金錢，並不是創造出一種消遣品供給他們的。」我啞然無言。我總是以受她的供給爲可恥。每次，我白天裏下了決心離開她，創造自己生活去，而一到了夜裏，或者和她相偎了一些時光，入了美的牢獄，我就什麼也忘記了。老周，我是一個受女人豢養的男子，我常常自己覺得可恥，又覺得可笑，度這種生活的男子，恐怕不大多見罷？然而，我確是度着這種的生活已經多年了……」

「碧霞對於你的受她的供給，她有點驕傲的表示麼？」我揶揄問。

林立率爾地答道：「沒有的，一點也沒有，她，碧霞，真是一個奇怪女人……」

剛說到這兒，碧霞婀娜婷婷地走回來了，打斷了我們的話頭。

碧霞已和××戲院訂了半年的合同，每夜在電影後表演歌舞半小時，包金每月荷幣五百盾。她一面說她訂約的情形，一面描摹那個戲院主人的狀態，一個光滑如鏡面的頭

頂，一雙老鷹般的色眼，他和她談話，什麼都答應，忙條地招待她，累得滿頭大汗。她說這情形時，笑得前俯後仰地，林立也若無其事的笑着聽着，我想着剛才林立的話，知道他倆真是戀愛至上主義者了。

三

碧霞登台的那一夜，雖然正值傾盆大雨，而××戲院裏，仍然擁擠着五千多的觀衆。碧霞的魄力真不小，別人都帶着一個歌舞團來南洋的，而碧霞的表演，僅僅乎自己一個人，又沒有道具，憑一個人吸引觀衆，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碧霞却毅然的遺棄幹了。

南洋的天氣是熱的，熱的有點難受，而看碧霞歌舞的觀衆，似乎忘記了天熱，碧霞那時支配了整個萬隆的男子的心。

碧霞登台的第一夜，我和林立伴着她。

××戲院門前擠滿了人，買票處早已掛了「樓上下客滿，下場請早」的牌子，孫碧霞的高與人齊的照像，年紅燈與電燈圍着，耀得人的頭發昏！白熱化，一切都是白熱化，孫碧霞在南洋的戲劇界。

在數千觀眾的仰視之下，前奏曲完了。電燈一亮，碧霞出場了。她穿了一身純白的輕綃。長裙曳地，曼歌一曲，博得熱烈的掌聲；再一幕是足尖舞，換了短短的裙子，上下裸着的，祇用了乳罩，那樣在台中央不息地用足尖旋轉了十多分鐘，而面不改色的停住了向觀眾盈盈地一鞠躬，驚鴻一瞥而逝。最後一幕是「腹臍舞」，那樣「法蘭西式」的「腹臍舞」，身上等於赤裸，雖然遮蓋了乳部和性部，這樣的運用腹部的竅動，任何人也要心蕩的。當她表演時，全場寂靜得連掉下一根針也聽得見，等她一轉身而閉幕，全場才同時舒了一口氣。那些在熱帶裏的人們，對於性感是異常強烈的，何況是看見這種蕩人心魄的艷舞？

碧霞在萬隆表演的幾個月當中，沒有一場不是客滿的。有一次林立慨嘆似地對我說：「碧霞這種熱情的女子，在南洋就更能發揮她的技能了」。我問：「在國內有人反對嗎？」林立說：「這何待言，在這舊禮教復興中的故國，是不容許她這種極放蕩行徑的女人安居的」。我又問：「有地方政府驅逐過她」？林立答：「這倒不至於；不過，社會的批評對她不饒恕罷了」。

雖然國內的人士對她批評的不好；而在我，並不覺得她是怎麼的放蕩的！她在職業上的放蕩，那是職業上的需要。她不如如此，她的職業就不能出色。我在她的平常的生活上，覺得她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凡是男女的結合，本應以碧霞爲模範的。

碧霞雖然是幹着夜生活，然她起床是並不十分遲的，他倆是到萬隆後的一星期，搬上Doubai旅館去住的。我在南洋，是當一個商人的私人秘書，工作很是簡單，輕快得等於無事可做，所以常常走到Doubai旅館去看他倆。

我每次去看他倆時，常是早晨九時左右，碧霞已和林立憑窗遠眺，看見我走來，總是展着百合花似的微笑。林立又總是那樣沉默。她打鋼琴或唱歌給我們消遣，林立需要什么，她總是先承意旨的辦到了，據我觀察，她是不願意林立有一絲毫的不適意的。

她又有繪畫的知識，她會速寫，有一次，不知如何的弄得林立惱了，她立刻速寫了林立的一張怒容給林立看，弄得林立禁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我替她取個名字叫做「百合花」，她是高潔的，使人愉快的，不艷俗的，她欣然地接受了這個名字。

我有時叫她一聲「百合花」，她嚶然應了一聲道：「百合花來了呀！」展着兩臂跳一陣「足尖舞」，旋轉了一陣，說：「你看這朵百合花開得好看嗎？」我應道：「好，好得很！」她道：「你如果不說好，我要打你了！」她的爽快的脾氣是諸如此類的。

她又能自製歌曲，歌譜，自彈，自唱，她是一個歌舞的全材；她又是一個完全的妻子；普通的妻子，都是精神上給丈夫以負累的，而她，碧霞，是解除丈夫精神的負累的——這並非我特意誇獎她，碧霞真有如此的可愛，值得贊美的。

四

有一次，林立又和我說了前次未說完的關於碧霞的歷史。那又是在一個碧霞外出的機會，林立又用力地抽着他的烟斗，長嘆一聲說道：「這，這真是一個奇跡，如果不是我底自白，是敘述別人的故事，恐怕你一定會不相信的。後來，後來那紳士又鑽營着了一個縣長的肥缺，這個縣缺在華南是數一數二的，雖不算「昇官」，也算「發財」了。那紳士，那官僚也奇怪，到任以後，誇耀似地寄一封信給碧霞，報告他又做官了，但可並不提及要碧霞去的話，那當然是怕碧霞一去，要鬧成「重婚」的喜劇。其實，在中國，娶妻又算怎麼一回事呢？他寫信給碧霞，簡直是多此一舉。

「那時候，因我倆浪費過度的緣故，經濟正感着拮据。忽然，碧霞計上心來，有一天，她整理行李，要到×縣去，又不說明原由，我險些和她鬧翻，後來，她說：『我應該去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我也祇好讓她去了。她到×縣去了半個月就回來了，我問她：『離婚手續辦好了沒有？』她答道：『我結了婚回來呢！』我勃然大怒起來！罵道：『你出賣我嗎？』她笑得不亦樂乎，弄得我如墮入五里霧中。」

「她告訴我：她一到×縣，那紳士惶恐得很，但是又怕和她鬧翻，反而弄僵了！於是和她敷衍，請她不要張揚；她的目的是金錢，解決眼前的窮困，於是向他索得了一筆巨款，得意地回上海來，她說：『這真是古人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呢！』周，你想，對於她這種的行徑，你除了對她苦笑外，有什麼辦法呢？」

「在那紳士做縣長的兩年中，我倆的生活很舒適，有時那紳士會自動郵寄一筆巨款來，有時她自己到×縣去，那是千穩萬當的拿得着的欺子。周，你看，天下真有如此的奇跡，而且這奇跡是我親眼看見的！是我幫助她表演的！」

「兩年以後，那紳士又丟了官，她也從此不提起了。那紳士也不來尋找她，她說：『這兩年來，對那紳士的手段，完全是給他的刑罰！我真不知如何的批判她的行爲，周，你看怎樣？』」

「我也不知道怎樣，也許是『前無古人』的行爲。」我除了落在奇異的夢裏而外，還

能加以什麼批判呢？

林立又告訴我，碧霞在上海××舞場當舞女的往事，她在上海××舞場，是一個頂紅的舞女，每夜每次她是沒有空間的，追求她的舞客，不知有多少多少，而她總是一笑置之，這樣一來，許多舞客更看高了她的身價，愈益緊緊地追求她，她的收入日日繼長增高！追求她的多是大學生和公司職員，他們傾囊以追求她，有一批自知財力告竭，祇好噓一口冤氣，作回頭是岸的想法；於是又上來了新的一批，她仍然照例的敷衍他們，不久，他們又和第一批一樣的退了下去；於是第三批第四批以至於無窮盡的追求她的舞客，許多舞女的生運都不及她，她從容地應付着；當然，一個嫻於舞術的女人，哪是普通的舞女所能比得上的呢？

他告訴我，她結識了一個英籍銀行經理，他到××舞場來，試過了許多個的舞女，都因為舞術不甚嫻熟而拋棄了。終於遇着了碧霞，他立刻迷惑了，接連狂舞了幾個星期，有一夜，是酷熱的夏夜，那經理自駕着汽車，挾着碧霞去兜風，後來又到一月日喝酒，那人那夜喝得很醉，酗酒之後，她要求碧霞和他上旅館去，碧霞居然允許了他，他狂歡之下，簽了一張巨額的支票給她，她於是巧妙地擺脫了身，不久就來南洋了。

這雖然是一個女人的故事，而這種奇特的女人，我還是第一次遇見的。

碧霞在南洋表演歌舞，引起了全島的注意，各報上的捧她的文字，隨時隨處都可看

見；因此，她每天都要忙於接見新聞記者，和新聞記者談到許多關於歌舞的話，尤其煩瑣的，是關於她自己身世的訪問，以及起居注之類。她的像片，不憚煩地登了又登。有一個新聞記者是第五次向她要像片了，她真有點厭煩起來，她給了他一張正當當的背像，簡直看不出來是誰，那時那位新聞記者直覺得有點窘，不接受罷？不刊出來罷？又覺得不妥當，自己當面要來的。那新聞記者也聰明不過，忽然心生一計，眉飛色舞的跑回去了。

第二天，碧霞那個背影，果然刊了出來，而且哄動了爪哇，那新聞記者利用這個背影，舉行了一個測驗，題目是：

『你猜這個是誰的背影？』

測驗的結果：有猜是胡蝶，阮玲玉等等電影女明星的，也有猜着是孫碧霞的，那個報紙，立刻增加了五仟銷路，這是她一次惡作劇的好結果。

她是那樣的聰明，又是那樣的精幹，在人地生疎的南洋，應付是綽有餘裕。

她在南洋表演歌舞，是不同於普通一般的舞女的，她在交際場中是那樣的莊嚴，在舞台上又是那樣地動人，她在南洋表演期中，自己編了不少的愛國歌曲，在醉人的歌聲中，喚起了不少南洋僑胞的熱血，在帝國主義者殖民地的鐵蹄下呻吟的僑胞們，身受了無保護的痛苦，他們的熱血是日夜沸騰着的，他們切盼着祖國強起來；然而，祖國屢次

給他們的是失望。現在聽見這個愛國歌曲出自典型之美的女人之口，安得而不感痛而流淚呢？

然而，萬隆是殖民地，殖民地政府對付居民，除了白種人及強國的日本人而外，他們是用對付禽獸的暴力的，他還承認中國僑胞是人嗎？殖民地政府曾經有藉口防疫而將數千僑胞驅逐到一座荒山去縱火燒死的事。這是深深地刻在僑胞們的心版上的呀！

南洋，何嘗不是僑胞們櫛風沐雨，和土人血戰，犧牲了無數生命而開闢出來的呢？可憐沒有有力的祖國保護他們，現在弄得「喧賓奪主」，僑胞反而無立身之地，呼援無門，椎心泣血！

談起革命，那一次不是僑胞捐助了多量的血汗錢？真是不可磨滅的功績！

孫碧霞的愛國歌曲，就是根據這種血淚史而編成的，想不到以美色換錢的孫碧霞，受盡了禮教之邦的祖國的攻擊的孫碧霞，而為祖國在海外盡了不少的力。使祖國之魂在海外更加精靈，更加壯烈！

碧霞是酷愛南洋的，而南洋的僑胞們給她的善意，她也始終感激的。她曾經對我和林立說：「祖國太憂鬱了，沒有南洋的風光優美，南洋是世界的花園，我愛南洋僑胞的熱情，我愛南洋的熱艷的景物。」

碧霞在南洋時，除了表演歌舞外，她和我們游歷了許多的地方。

萬佛樓，是萬隆的勝地，在一個雨後的新秋，我和林立及碧霞去游了一次，那是一個世界的奇觀，恐怕除了印度而外，再沒有這樣偉大的佛教建築吧？是在密密層層的榕樹環繞之中，一座崇高的金字塔的佛樓，上面有數不盡的佛像，在頂尖，有又一個莊嚴而燦爛的寶塔頂，恐怕是「舍利塔」吧？誰知道呢？祇見許多的土人在那兒禮拜着。佛樓的前面有一個池，凡是禮佛的人，都要先到池邊喝一口水，這水，據說是「聖水」，飲之可免除百病的。我們在佛樓前面打賭，誰算得清佛像的數目算誰贏，結果是誰也沒數清楚。萬佛樓在馬吉冷(Mascatang)真是一個值得留戀的所在。碧霞和林立及我在佛樓前席地而坐，將椰子水喝了個痛快，碧霞說：「在佛樓前迴憶在國內的往事，真如在另一個世界。」真的！萬佛樓是另一「人間世」哩！

萬隆游泳池真是可愛的所在，四圍是無盡窮的綠樹，中央一座中國宮殿式的建築，後面是一個廣大的游泳池，池畔擠滿了丰满的肉體的女人，如果要以肉感賣錢的話，那末，這兒真是肉感影片商的好材料了。這個游泳池向例是被白種人佔有的；雖然南洋納稅的公民，華僑佔了百分之七十，然而，殖民地政府藉口於華人的不清潔而拒絕華人入內。雖然有一部份華僑是雖不受拒絕，但因不願受白種人的歧視而不願去。碧霞却昂然的去了。她是生長於南國的小姐，她有游泳的技能，她雖沒有美名叫「美人魚」；游泳的技術卻不亞於「美人魚」的。當她昂然走了進去，換上了碧綠的泳衣，艷紅的橡皮帽

「劃」的一聲投入了水裏，捷如游魚的泳着，當時有許多的西婦在池裏，都震驚於她的泳術，有幾個自告奮勇的和她比賽，但一個個都落後，都失敗了。

她得了勝利之後，從容地走到沙地上的咖啡座去，許多西洋紳士和太太，小姐們，都來和她攀談，問道：「密斯是日本人吧？」

「不是，我是中國人」。碧霞正顏的回答着。她們都覺得很奇怪。於是碧霞又繼續着和她們說：「日本不過是一個戰勝國，文化都是模仿中國的。在中國——就是游泳，男女同胞們比我好的不知道多少！中國人是一向不注意宣傳的，中國實際上還是東方文化的重心與發源地！」

在碧霞的一席話裏，誰能看得出她一點舞女的輕狂呢？碧霞是藝人，她不是借藝術出賣靈魂的人，她有時也頹廢，有時也感傷，那是世紀末的悲哀的風造成的；然而，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五

因爲南洋的商人在「孫碧霞熱」的狂熱之下，有用碧霞的照片當商標的，也有把她的像片當市招的，馬路的商店間很容易看到，而以勸業會場(Cemecite)爲最盛。那是一座美國式的建築，周圍是無窮盡的白石欄干，房屋是純白色的，和四周紅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掩映着，是一幅廣大的鮮明的色彩。

勸業場裏面，陳列着形形色色南洋各地的土產，那是專供外來遊客的觀賞的。最引人注意的，是南洋土人所奉的土神的像，用五金鑄造的都有，那形狀異常的奇特，頭上戴着武士的鐵盔，耳上如女人般的掛着真珠耳墮，畫眉毛，長長地，頗美，胸前佩着絕

大的銀鎖片——這種神，大概是開闢南洋的武士，後來居民就奉之爲神，這種猜想大概不會錯的。而碧霞照片和神像並列着，她看見，笑得抬不起頭來。

碧霞在勤業場裏，極受游客的注視。她走到一處，都有出產的管理員過來請她簽名，一方面是留紀念，一方面是藉以號召，宣傳。據說這種榮譽，中國人在南洋還是第一次，當然不獨是林立和我的光榮！

在那年的大除夕，全爪哇的華僑，在市政廳(City Hall)開了一個宴舞會，這次宴舞會是異常盛大的，男賓都穿了大禮服，女賓都穿着一九××年式的新裝，也有穿馬來裝的，也有穿荷蘭裝的。廣大的市政廳裏，充滿了嚴肅而和樂的空氣。

雖是冬天，而南洋的冬天，却沒有蕭索之感，仍是碧藍的天，繁星點點，一個美麗的夜。市政廳畔，車水馬龍，熱鬧異常。任憑什麼粗暴的商人，頑固的橡樹園管理員，到這時，也極和藹，極有禮貌。白色制服的侍役，極敏捷極有禮貌的穿梭地往來遞着香檳，威士忌。酒的香，烟的香，酒杯的碰撞聲，輕脆地，接着一陣柔和的笑聲。更有趣的，是烟圈在大腹賈的光頭上旋轉着，一個個白圓的煙圈。

就在這莊嚴而和悅的境地，碧霞乘着雪亮的一九××年式的別克轎車，風馳電掣的馳抵市政廳門前，門役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開門迎她進去，當林立挾着碧霞走進去時，許多貴客都走過來和他倆握手攀談。不久，宴會開始了，大家靜穆地入座，林立和

碧霞被推坐了首席。爪哇中華商會會長××君高舉着酒杯，致詞道：『今天是一個空前的盛會，特爲歡迎林夫人孫碧霞女士的。林夫人來南洋，爲僑胞增光，我現在代表在座全體同人，敬林夫人一杯酒！』

碧霞從容地含笑而接受了，滿滿的喝了一杯，接着大家鼓掌。於是她站起來，滿斟了一杯，從容說道：『謝謝主席和在座諸位的盛意，我夫婦倆是不敢當諸位的過譽的。我倆不過是藝人，藝人是自愧不能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的，力量不過止於宣傳；現在，僑胞們，尤其是南洋的僑胞們，呻吟於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下，我們應該儘量的幫助祖國，使祖國強大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力，成爲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國家，那時，在海外的僑胞們有了後盾，有了保護，那時，在殖民地也可以抬頭了！那時我們再儘量的醉一場。今日，在這大除夕之夜，我謹敬諸君一杯血酒，一杯民族的血酒！』她隨即一口氣喝完了一杯滿滿的紅的葡萄酒，血樣的葡萄酒！將酒杯舉得高高的，說：『請諸位喝一杯！』於是大家同時霍的立了起來，一飲而盡。

宴飲的時候，舉行了幾次交際舞，都以碧霞爲中心，無論誰過來邀她跳舞，她都是含笑答應的，在翩翩歌舞的時候，市政廳中充滿了民族的和諧的空氣。

最後，她應了全體來賓的要求，她獨唱了一曲南洋的夜，又表演了一次土風舞，在不息的掌聲中，她又應了大家的要求，獨唱了一曲我愛我中華。接着是非律濱嘉年華會

的陳小姐唱了一曲再會吧我愛，陳小姐唱後，走過來和孫碧霞握一握手，說道：「請指教。」碧霞答道：「陳小姐唱的真好，你太客氣了，太恭維我了，不敢，不敢。」

大除夕的市政廳的宴會一直到次晨的三時才散，據說是爪哇華僑界的僅有的空前的盛大宴會呢！

碧霞在萬隆住了一年多，在這期中，她真够忙，常常連休息的時候都沒有；但她沒有倦容，她常說：「南洋是够可愛的！」

她到新加坡去，是她到爪哇的第二年之夏。碧霞在萬隆××戲院的聘約是早已滿期了。後又應戲院主人的挽留，繼續表演了三個月，滿期之後，她再也不願繼續了。她和林立在旅館裏度了一個時期的休閒生活。但，職務雖然擺脫了，而訪問者仍是每天絡繹不絕的。她在休閒期中，我們游遍了萬隆各地，最後，才決定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是比萬隆而且比爪哇更美麗的島，她倆由中國來南洋時，曾經經過新加坡的；因爲熱望和我相見，就在新加坡沒有停留，直接來萬隆的。

她在一個夏季之晨，動身離開萬隆到新加坡去，她約好了在新加坡住一些時，仍要回萬隆的。

六

(以下的事，是林立的信中的話。)

新加坡比爪哇更美麗，尤其是在夏季，隨處開着奇怪的花，結着碩大的果，街上來往着有色的人種，馬來，夏威夷，印度的女人，黑的眼珠，在黑面孔裏閃動；到處是音樂，到處是唱歌，滿街滿巷的冰店，無線電收音機的音波，在行人的頭上旋轉。

跳舞場裏，白色，黃色，黑色的女人充招待，伴舞的，也是這三色的女人，極度的熱情，極度的放蕩，誰敢說南洋不可愛，誰敢說新加坡不可愛，那這種人就缺乏人性，這是可以武斷地說的。

當太陽從東方出來，不過是早晨四時半，全新加坡都在活動了，馬路上的汽車，自由車，雜踏地來往，海上的軍艦，土人的瓜皮小艇，在海上的金光裏搖晃——這是一幅極偉大極醉人的圖畫。

這時，海上吹來地涼爽的风，樹上滴下沁人的露，商店裏忙着做交易啦。這時，舞場裏疲倦了的舞女，一個個依在海軍士兵的懷裏，上了汽車，駛到旅館裏去，當然的，那兒是白色海軍的世界，帝國主義叫他們來統治殖民地，殖民地裏連一條狗也是他們的，何況是一個舞女？能外例嗎？

這時，商店裏忙啦忙着完納殖民地民府政的重稅，他們是連人頭也要徵稅的，開一個窗戶也要徵稅的，不忙，行嗎？完不起稅就莫想住在南洋。

碧霞就這樣在南洋住了下來，起初，她本不預備在新加坡表演歌舞的，她在萬隆拿着多量的錢，足夠幾年的生活，她是預備暫時放棄歌舞生活的。

但是，自她倆在萬隆享有盛譽而後，新加坡的幾個大戲院早就要聘她去的，她都早已婉辭了；這次，她已來到新加坡，在殖民地旅行，是不能隱瞞的，爲的要通過海關，先要在殖民地政府納稅，爲要熟悉地方情形，須要到中華商會報到，這樣一來，到新加坡的第二天全華僑都知道了。

在第二天的晚間，她就受了當地中華商會的招待，夜七時，她和林立去赴宴，林立

穿着挺直的白嗶嘰西服，碧霞穿了白印度綢的水手裝，那種白色的衣服，藍色的條子的純潔的色彩，真够動人！她那一頭的柔髮，軟得無可再軟，雲霧地伏在肩際，她一走進會場，靈活的眼睛，投射在各個人的身上，各個人都電感似地走過來和她攀談，尊她是女王。

她不驕傲，也不輕薄，也不呆板，也不冷落，各個人都受到了她的温情。她覺得新加坡是可愛的，歡迎她的客人，也深覺得她是可愛的。

在宴會上，談到萬隆，談到了祖國，談到了她的歌舞，也談到了她自己的歷史。有一個在新加坡最負盛譽的××戲院主人，乘機要求碧霞去表演歌舞，他拒絕了，她說：『我到新加坡，完全是來游歷，不是來賣藝的；不過，我願意在新加坡造就一批歌舞人材』。那戲院主人問道：『請問計劃怎樣』；碧霞答道：『計劃辦一個歌舞學校』。這個計劃立刻得了在座的來賓多數的贊成，定名為「南洋女子歌舞學校」。

歌舞學校的組織是簡單的，而收羅人材的範圍卻極為廣闊，不拘華僑女子，馬來，菲律賓，印度，日本，非洲，……等等國度的學生都有，這是孫碧霞的一個辦學的原則，也可說是她辦這個學校的動機；因為各個民族的女子的體格，總有適合于歌舞戲劇中某種角色的，聚集多數民族的女子冶于一爐而訓練之，這本是一個難實現的理想；祇有南洋是各民族雜居的所在；上海雖然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聚集有色人種沒有南洋容

易，上海，是白色人種的世界，有色人種雖然也有不少；但是，召集起來是沒有南洋小島上容易的。而且，南洋的自然界的色彩的強烈的刺激，正是教授與訓練歌舞的好所在。

以碧霞的那樣的才幹，主持一個歌舞學校，當然是極容易有成績的，牠將一百多個學生，編成數級，經過了半年的級別訓練，在後半年，更混合而教授之，使牠們知道在歌劇場面上如何聯絡。

她極力地使各色女子都有發揮牠們的天才的機會，如馬來女子的土舞風，菲律賓女子的水手舞，印度女子的祭神舞，日本女子的曲踊舞，非洲女子的浪舞，肚臍舞，中國女子的交際舞等等，以中國女子爲歌舞的中心而陪襯以各色人種的舞蹈，當然是能給與觀衆一種強烈的刺激的。

「南洋女子歌舞學校在新加坡公演了幾次，得着觀衆的好評。但是碧霞認爲還沒有到職業化的時期，所以每次表演都是「愛美的」。

有一次，她在新加坡公園裏遇見了一件趣事：是露濕椰林的夏夜，碧霞從學校回到家裏，吃過晚飯，林立出外訪友去了，她新浴之後，獨自踱到附近的公園去。

公園裏的夜香花，開得正茂盛，香氣醉人，她踱了進去。隨便在一鐵椅上坐了下來，這時，公園裏的游客稀少，夜鶯正唱得好聽，月亮正是半弦，掛在天邊，她將帶來的口琴，吹了幾個曲子。

這時，遠遠地走來了一個西洋人，碧霞依稀地認得他是海關的查驗員，但是從來沒有招呼過，也就不理會了。

那時那個西人在她的座前來回地踱了好幾次，那種儀相，她不禁討厭起來！她于是立起身來向外走。

忽地「仆通」一聲，那個西人落在池裏了，他在池裏大叫道：「Help—Help—」她出乎意外的聽見求救的聲音，跑到池邊去，不顧一切的將那個西人救了起來。

那個西人向她再三的道謝，碧霞懷疑他並非不懂游泳術，問他道：「先生，你不會游泳嗎？」

那人紅着臉答道：「是……的，我不……會……游泳。」

她不禁笑了起來，說道：「我看先生是會游泳的。」

「是的，……姑娘，……我會游泳，……我打了一次謊；因為，我……愛你！」碧霞鎮定地說道：「這不是太奇突了麼？我們並不相識。」

「是的，我們並不相識；但是，在萬隆游泳池裏，我曾旁觀過你的游泳的。」

「謝謝你的好意，我是有夫之婦。」碧霞正色地答。

那西人搭訕地走了。

碧霞常常把這幕喜劇當着談話資料。

他倆是極安適的生活在新加坡了。

七

南洋的生活，有許多初到南洋的人是過不慣的，然而，漸漸地也習慣了，林立和孫碧霞當然也不能例外。

居留南洋的外來移民，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必定有幾許馬來化的，就是自命文明的歐美人也不能例外，祇要看沐浴一項就知道了。南洋沐浴，普通叫做(Mandi)，華僑叫牠做『冲涼。』他們的浴法和作用都和溫帶人的沐浴稍有不同的，他們每天早起，就跑到蓄水房(Water Room)去，筆直地站在水池旁邊，傾水灌頂，痛快淋漓！每天的冲涼，早晚兩次。因此，他們都是疏放地赤着脚，這種返自然的解放生活，外來的移民，沒有

雖不是樂意做做的；但是碧霞因爲恐怕損害了足部的美，她赤着足穿了木屐；有時穿着鑲花皮鞋。

談起南洋的住房，也是極有興趣的。各地土人的住屋，建築的形式多是模倣印度式的，卑下蔭翳，缺少窗戶，住屋四週，必廣植樹木，如竹，椰子，芭蕉之類，再利用桑樹做天然的垣牆。

在馬來半島的土人，他們的住宅，屋基離地一丈多高，上面鋪地板，地板下住畜牲，是不進步，不衛生的建築。然而，其餘南洋的居民，除土人而外，他們都是歐化成中國式的建築而參合歐化的。

市政一項，南洋的市政，是比遠東任何地方都整備，美化的。南洋全部，沒有不通汽車馬車的地方；而且房屋的建築堅固，樹木整齊。建築法是視各屬的風尚而異的。

英屬地，多是峨巍壯麗洋樓，住宅則散居山隈林中，不喜聚居，是英國人的特性。荷屬地，多是幽雅精緻的建築，他們不喜歡高大的洋樓，近市郊外，多是闢作歐人的村落，綠樹婆娑，明燈萬盞，尤其是夜景，真所謂：『人間天上』！

暹羅屬地，人民多喜傍水而居，舟楫往來，以代車馬，所以有人稱暹羅屬的曼谷城是東方的威尼斯啦。

談起南洋人的食物，他們通常都嗜好辛辣香料，如果沒有辣椒下飯，是吃不飽的，

無論那種美味的食品，都要加入辣椒，加厘，椰漿等物；除歐美日本人和華僑而外，他們吃東西是不清潔的，他們的食法，餛飯相雜，一種極不清潔的狀態！用右手去抓，匙，箸，刀，叉等等器具都不用的，他們五指並用，餛飯成團，向口裏送，十分的便捷。完全是原始狀態。

小資產階級以上的人家，飯後都照例飲冰，冰在南洋人的生活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飲料，小兒初生，就用冰塊去喂他。南洋隨處都有冰廠，十萬人口的城市，每日需冰二三十萬磅，冰的消耗爲世界第一！

南洋的食糧，華歐的移民，多以米麥爲主要品；至於土著平民，他們的食糧，極爲複雜，玉蜀黍，樹薯，碩莪粉，蕉實等，都是他們的補助食糧。

玉蜀黍的食法是很奇怪的，將玉蜀黍放在熊熊的火爐上，反覆烤熟之，各處街上，都看見這種糧食攤。還有肉食，大都是歡喜熏炙的——這是人類原始熟食的遺法。

我因此想起當林立與碧霞在爪哇時，我們喜歡吃的「沙題」來。所謂「沙題」，就是炙肉，這是馳名於南洋各島的。尤其受馬來半島土人的歡迎？因此，爪哇人靠此在英屬謀生的不少。牠的製法是：將肉類切成碎塊，用竹籤穿貫起來，調以鼓油等味，於是放在爐上的鐵架裏去熏熟來，再和以花生的漿以及辣椒，大蒜等味，真是一類美味食品，尤其是碧霞歡喜它，每天都離不了。

在南洋的人，都歡喜吃咖啡，他們是有癮的，每天每餐非它不行，中斷了就觉得精神萎靡不振。婦女們又喜檳榔，吃法除了檳榔的葉和實而外，又參以石灰汁，我們一進口都覺得口澀難堪，婦女們嚼起來，好像大有滋味似的。

南洋地居熱帶，衣服非常的簡單，在普通的溫度之下，祇要穿單衣，裏面襯一件薄布衫就夠了。而外來的移民，則完全着西式的夏衣，以白帆布為主要的原料。而在荷屬則服裝多是日耳曼式的合襟西裝。而在英屬，則是通行的開襟西裝。

最有趣的是土人的服式，上身是西裝，下身穿夾花裙，名為紗籠(Salot)，五顏六色的，花樣奇異；所以碧霞將這種人物與服式編入歌舞團裏，異常的好看。

南洋人的冠戴，是隨地而異的，印度人，喜歡戴笠和冠，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則歡喜變形的僧帽；至於荷屬土人的帽子，那就更複雜了，一時也說不清。中部與西部的爪哇土人，喜歡包頭，把紗籠的副產品叫烏登(Oedeng)的做頭巾，東爪哇土人則歡喜土耳其式的帽子，那類桶形的帽子，頭頂綴上黑纓，但是現在凡是進步的土人，也都改戴歐洲人的呢帽和草帽了。

現在談到南洋的婦女服裝了。

南洋婦女的裝束，通常多不戴帽子，上身著開襟的衫子，肩上橫披一條長長的手巾，這種巾名叫(Siendang)下身著紗籠，也有束乳用小背心，緊緊地貼在胸前；惟峇里島

的女人，那就不同，上身赤裸着，乳峯高聳，顛搖搖地在街上來往的行走，毫不爲奇。鞋襪兩件東西，在土人是無用的；就是蹻鞋木屐，也不過是早晚用一用罷了。土人中，也有模倣西洋女人的裝束的，那這種人，却是娼妓和西洋人的妾。不足爲婦女的代表服裝的。

在南洋，我們都有『禮失而求諸野的感想』，荷屬土人，男子都喜帶刀，這在中國古代也有這種禮節的，土人的刀，都是土產，不甚犀利；不過有時和上了毒藥，那刺人見血就死的！

還有蓄髮的風氣，在「中土哇」仍盛行着，凡蓄髮的人，都不戴帽子，用椰子油塗在頭髮上，如鏡子般的光亮，頭髮上插半圓的梳子，偶然一看見，真辦不出男女來。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洋的婦女生活，她們的生活，是極其悲慘的生活！是牛馬的生活！南洋婦女的境遇，可說是全球所僅見的！她們，可憐的她們，不但供各色男子的玩弄且分任其同種男子的牛馬責任。

我們一到南洋，只見田野中，農婦的數目，是比農夫爲數倍以上的。就是各個工廠裏面，女工的數目也和男工相等，但是她們的工資，祇有男工的半數。工作時間在十小時以上！

但是她們是那樣的「樂天知命」，她們雖在熱帶氣候炎熱之下，做笨重的工作仍能

保持她們的愉快態度，一面工作，一面唱馬來土風的情歌，她們的食品呢，真是可憐，粗惡非常，不過暹羅碎米的飯，雜以油煎的椰鬆，油荳餅，腐蝦，鹹魚罷，如果有時有一小片牛肉，那就視為珍饈美味了。

她們又善於撫養子女，料理家務，不過不知道管理家庭經濟，這是她們的缺點；因為她們沒有受過教育。

最可憐的，是法屬安料與荷屬爪哇的婦女，她們受帝國主義者的殘暴的壓迫，踐踏，她們的生活，好似生成了做外人的傭婦和洩慾器的。在安南的外人，大都以當地土婦為外室，他們棄舊喜新，日月更易，簡直談不上婦女的人格！又有一種由政府設置的官妓，祇要越幣三角，就可以狎宿一宵！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不值錢的妓女了！而且強佔有夫之婦，法律又不禁止的——這是殖民地的法律！但是有許多無耻的安南人，有以自己妻子薦枕席於統治者為榮的，常常以此誇示同人，這是叫人倒抽一口冷氣！統治安南者，不是素以崇尚自由平等鳴于世的民族，而在殖民地則露出了他們的瘳惡的面目了！原來自由平等是與殖民地的人民無關的啦！

英屬地的奸淫之風，在南洋最少；因為英人是以紳士自居的，他們喜歡自全面子之故。

荷屬以女王之故，法律是禁娼的，但是娼妓以荷屬最盛！在荷屬的城市中，每到夜

晚，則馬來的婦女，穿上妖冶的艷裝，驅車住來於燈火輝煌的大道上，供給各色人種的選擇，希望得着些微的夜度資，她們是這樣的在生命線上掙扎！

林立常是這樣陸續地來信，報告我他的見聞，我真慚愧！我比他倆先來南洋，而見聞反而沒有他倆的廣博！

八

時候又到了新秋，氣候比夏季更加酷熱，我在萬隆受氣候的壓迫，實在住不下去了。於是想到新加坡去，新加坡雖然仍是一般的熱，然而，那兒有好友，有新的環境，也許可以減少我酷熱的苦悶，於是決定請一個月的假到新加坡去。

到了新加坡，我看見他們的生活很安適，我異常的欣慰，第二天就和林立及碧霞去考察蠻民的生活。

南洋，神秘的南洋，真是世界的博物院，不特有吾人未見未聞怪奇瑰瑋的動植物，還有伏處山林，魑魅相若的原人！

這種蠻民，有許多種類，在印度支那半島有緬甸毛人，他們軀幹偉大，渾身都長着很長的毛，祇有耳，目，口，鼻露在外面，毛真長，有四五寸長！披拂全身。大都生長在緬甸的山中，見人驚避，蹀捷的猿，他們不會熟食，尙是茹毛飲血時代的原人！

在菲律賓羣島，有種有尾民族，他們尻骨之端，拖着幾寸長的尾巴，尖銳如羊尾，能够自行擺動。這種民族，常會到市集來與人交易，言語「啾啾」，很難瞭解；但是性情樸實，不懂得什麼叫做「欺詐」，我們和他的酋長合拍了一張照片。據說，這種民族野性未馴，如果觸犯了他，那就會大發野性，有性命之憂的！他們的體格，很和馬來人相似，恐怕是馬來民族原始人民的落伍之羣。

在安南山中，有最早居留安南的原人，他們的皮膚顏色黝黑。蘇門答臘山中有人猿，形狀和猩猩差不多，惟腿部較爲發達，全身生着粗稀的毛。又有矮人種，祇有三尺多高——這真極盡蠻民的大觀！

碧霞說：「可惜我們不是電影製片商，如果拍攝一部『人猿××』還怕不風行中外」
我說：「你就是一個『人猿××』的主角啦」。大家不覺大笑起來。

還有值得記述的，是南洋的歌舞與戲劇：

南洋的歌舞和戲劇是最普遍的，同是一個歌舞，在馬來半島叫做「廊更」(Tonggen)，在東爪哇叫做「坦它」(Tandak)，在中爪哇叫做「凝冰」(Nginging)，在馬都拉島叫做「祖

格」(Djogek)。因為碧霞是歌舞家，所以她對於歌舞的名稱和內容，調查得特別詳細。至於歌舞時的裝束，大概都是一式的，舞時，以歌女爲主角，由一二人到三四人組爲一舞隊，袒着胸脯，露着嫩臂，下着花裙，肩頭上橫披着絲巾，（絲巾名爲絲連租 (Serdang)）——有一丈多長，婀娜飄揚地歌舞着，姿勢極爲動人！

南洋的歌舞，是舞術和音樂並重的；樂器共有；哥翁，更丹，檄板，更弟兒，芝冷幫，士令，喇叭等七種。樂師的鼓手在南洋歌舞隊中，佔着重要的地位，舞女的動作都聽鼓手的命令，如果鼓手和舞女不合作，那她的動作就要錯亂了；所以有許多舞女都將肉體去獻媚於鼓手，因爲他是舞隊中的權威者啦。

在東爪哇，孫碧霞有一次曾加入舞隊去跳了一次舞，他能模倣最好的舞女的舞術動作，她能夠用十指巧妙地屈曲着，柔媚有致。

南洋舞術中之最富性感者，是馬來半島「廊更」許多的舞女，同時用足部蹈踏進退，兩手兩足前後地搖動，好似軍事操中的「開步走」式，和音樂十分地合拍，極端的淫蕩，富有性感的。碧霞主持的歌舞學校訓練「廊更」舞的成績，在南洋中是負盛名的。

再是南洋的戲劇，最著名的是馬來半島的「夕且寶」(Sotaboe)。凡是懂得馬來語言的人沒有不歡喜「夕且寶」的，這種戲劇是很進步的，參酌了歌劇的形式，劇材有時也採集中國民間故事，如梁山泊，祝英台，樊梨花之類，演來極端地動人，淫蕩的歌詞，使

老年人也難於自持的。

我們曾經參加過幾次喜慶的宴會；南洋的華僑和土人，每逢有喜慶事，必定要招舞女，奏土樂以助興的。當宴會到一半的時候，主人那時站了起來，請來賓和舞女對舞。舞法是兩人相對着做種種的淫蕩的媚態，有時半扭着腰肢，有時顛聳着臀部，或者放蕩地轉動着臀部，或者媚視着眼睛，這種的恒歌酣舞，好像忘記了自身淪為殖民地之民似的！

九

我們在一個月的游歷中，遍覽了南洋的幾個重要城市，從新加坡出發，到柔佛王國，再到檳榔嶼，到檳城，星洲，吉隆坡，星洲固然是島國的壯觀，而吉隆坡雖人口不過五六萬，在南洋建築最遲，而設計最精，那樣寬廣的馬路，整齊的屋宇，比之星洲，實有過無不及處。有條鐵路，係檳城星洲鐵路，經過吉隆坡的，宏偉的車站，可謂為遠東各國之冠，全部都是用岡石砌成的，雕琢得十分精細，光潔可鑑，是一座偉大的藝術品。

南洋羣島中，在印度支那半島，屬緬甸者有仰光，屬安南的有西貢，屬暹羅的有盤

谷，我們都先後的遊到了，盤谷是暹羅的首都又是大商埠，盤谷市在湄南河左岸，市場臨河，門前即流水，用舟楫往來做買賣，每當夜市，市民爭雇船隻，上下交織洶湧，清風徐來，景物奇絕，林立曾爲歌舞學校招生事來過這兒一次的。

我們又到菲律賓羣島的馬尼拉，市街是西班牙所建築的，這兒有一素負盛名的集會，就是嘉年華會，每年舉行一次，通例在公歷二月舉行，以一星期爲度。據說：會中搜羅各種的歌舞戲劇和奇異的動植物，並且徵集各地的商品工藝，陳列展覽，於娛樂中含蓄有激勵國民進取的意義。除此而外，又有花后的選舉，將全菲的美女做選舉人，每年一屆會期，舉國若狂，這是東方公共娛樂的最大的組織，也以這個集會最負盛名。

再又到了吧城，這兒的華僑有一段傷心慘史，是中國人歷史上的紀念地！在吧城市的東面名叫紅溪地方，當一七四〇年，我國華僑，因爲反抗荷政府的苛捐雜稅，被荷政府殺死一萬多人，又有說三萬人的。殺了之後，擲屍河中，河水都通紅了！後來殘餘者與屈服者，共計不過五千人，唉，何不幸而有那死氣沉沉大睡若死的祖國，被一小國政府比豬狗不如的殺戮着！三百多年後，思之尤令人髮指！屠場在吧城內河，通郊外，地甚稀僻，城外之竹筏木排，以及載貨的小船，都聚泊在這兒。森森的柳林，污濁的河水，我們在那兒憑吊，猶想見當時華人被殺拋屍在河裏以及奔潰郊外的慘狀啦！唉——

在吧城就擱了一天，到了泗水，泗水是荷屬的最大商埠，市街完全是荷蘭式的建築

荷人是以虐待華僑著名，國愈小愈氣量窄狹，所以更苛刻了！在泗水的荷人，都是窮奢極欲的！近新邦車站，是荷人的住宅所在地，全爪哇三四千萬人血汗結晶的物質精華，都在這兒了！看哪，每當夕陽西下，明燈萬點，服裝艷麗的，荷人仕女，或馳汽車兜風，或高視闊步於道上，真是優哉游哉，不知人間有愁苦事！一方是荷人享樂的光明面，一方是華人愁苦生活的黑暗面！祖國呀，祖國，你不再強起來，黃胄子孫將要絕種了，絕跡於世界上。在國內喊叫「愛國」「救國」多是空談；因為切身的災難尙少，一脚踏到外國；就更覺得祖國的親切，更感受着祖國衰弱毫無保護僑民力量的痛苦！弱國之民，等於亡國之民啦！

最後我們到了三寶壟，三寶壟是荷屬爪哇的中部，這兒是以糖業著名的，凡是華僑巨富，都在這裏發跡的，埠中的建築，大有古風，華僑住宅，多是沿明代的建築法。市外的小山，名叫費地峇汝的，荷人開闢做新村，多是宏麗的建築，這不但是三寶壟的勝地，也是全爪哇的精華。我們在這兒，受了華僑的優渥的招待。

費了一個月的，我們游歷了南洋各大城市，我們有時讚嘆，有時驚異，有時傷感，也有時憤慨，目前世界不景氣的潮流，也激盪到了南洋，樹膠，糖業的失敗，使華僑破產者，日有所聞；而祖國自九一八以來，國際地位日益低落，殖民地政府對付華僑的面目，愈益猙獰！被逐回國的華僑亦日有所聞，日有所見，海外感受者，都是現實的悲憤

！南洋僑胞愛國的熱潮高於國內人民，是有來由的，所以，碧霞所編排的歌舞戲劇，也都是富有民族意識的！所以到處都受歡迎！

十

這次游歷的印象，知道城市生活的複雜，當以南洋爲最。每個城市的居留民，至少在四五種以上。除了普通的土著人民而外，尙有華僑，歐洲人，日本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等。都是「物以類聚」，各不相混的。十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某種人的甘光 (Kampore)，這是馬來語「小巷」之謂，或又作某種人的街解。

南洋，可愛的南洋，游歷南洋，可等於游歷全球，南洋是一個人種陳列所！真有趣
啦。

統治階級是歐洲移民，他們是以官吏，軍警大商業，大實業爲生活的。被統治者爲

東方移民，他們是以小商業，家庭工藝，勞働爲生活，下層階級就是土著和華工了。華僑在南洋的爲生活而掙扎的苦況，當可想見了。

歐洲人在南洋的生活，是極驕奢淫逸之致的，他們每天不過幾個小時的工作。晚飯之後，夕陽甫斜，即歸精美之私第，和妻孥閒話於路旁濃蔭之下，或陳小兒於花園，進咖啡可可檸檬水等飲料，口啣雪茄之烟，睥睨一世，真是「神仙眷屬！」

南洋，真是不夜之城啦，就英倫，巴黎的繁華，一到嚴寒的冬季，大街之上，也就份外的寂寞，人們都蟄伏室中，圍爐取暖了；而南洋不然，白天，馬路上的行人是比較少的，一到夜晚，則三五成羣，蟻聚於海濱大馬道，公園，咖啡店等等的娛樂場所，踏月聯歌，極盡人間樂事！世界的咖啡店，跳舞場多是半夜休業的，而南洋的跳舞場咖啡店，則是以達旦歌舞爲常事的。

南洋是熱的，然牠有熱的風趣，熱的美麗，我們又曾調查過僑胞的生活，僑胞中有富豪，有小商人，有勞工，有苦力。早年的經濟權是把握在華僑手中的，近來受了歐人各種托辣司機關的影響，加之市價的升降，制了華人士產商的死命！所以，漸漸地南洋經濟的勢力，遂爲歐人所吸收，沒有以前謀生的便當了。

僑胞中的女權是極高的，名叫娘惹(Nonya)，她們在家庭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且有承受遺產之權，不過婚姻不大自由罷了。她們能够獨立謀生，做着看護婦，藥劑師，

書記等職業，這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沒是受過教育的女子，也能够佐助她的丈夫經營小商業，這是值得稱贊的。

僑胞受不平等的待遇雖然很多；然最不人道的待遇就是荷屬的豬仔苦力了。——這班人，大都是歐人的大地主，唆使漢奸向廣東汕頭，瓊崖等處收買來的，豬仔的生活，是非人的，受地主種種的虐待。他們都在蘇門答臘荷人的烟園和邦加錫礦裏工作，每天要做十四小時以上的工作，他們有半數是不能生還的。

唉，美洲的黑奴都被解放了，而獨有僑胞中的豬仔，還是度着非人的生活，這個民族的恥辱，何時能够報復雪恥呢？唯一的辦法，祇有祖國快些強起來，強起來，打倒了一切帝國主義者。那他們殖民地統治者，會立刻自動地解放豬仔的，帝國主義者原來也不過是一種「色厲內荏」的「壞坯子！」這並非空談，有事實證明的，只要能每次國內起一次革命，民族有復興的轉機之勢，殖民地政府對僑胞的面目，立刻變為和善了。如過去的「五卅」，「二二八」，等等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運動與戰爭，在那時，南洋的僑胞，立刻受了殖民地政府溫和的待遇，等到看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仍然那樣地鞏固，他們猙獰的面目又復顯露了？祖國呵，祖國你為什麼不強起來？快點強起來啦！

南洋的氣候是那樣的熱，而僑胞們切盼祖國強盛的心情，也是那樣的熱呵！
碧霞主持的那個「南洋女子歌舞學校」，第一期的學生，經過了三學期的嚴格訓練，

已經畢業了，畢了業之後由碧霞組織了一個「南國歌舞團」，在南洋羣島各地巡迴獻藝，到處都受歡迎；這是必然的結果，在碧霞那樣的歌舞天才者指導之下還會沒有成績的嗎？而且成績是必定異常優越的，這是「事實勝於雄辯」，南洋的婦女，南洋的土著男子，大都是有點歌舞技能的。而「南國歌舞團」居然能够「平地一聲雷」的「出人頭地」，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現在，成績已馳譽南國，可見不是偶然的啦！

爲了要使「南國歌舞團」在南洋立下永久的基礎之故，碧霞乃計劃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南國劇場」，她得了當地的僑商的幫助，資本方面，不久就有了辦法，而有許多關於劇場上的設備，南洋是沒有的，非到巴黎倫敦去購置不可，於是林立去辦，而留碧霞在新加坡籌備一切，在這次的小別，很使碧霞爲難，幾年來，他倆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一步的；但是，碧霞是那樣豪放的女人，她不會作依依的兒女之態；惟當林立離開新加坡動身到巴黎去的那一天，她忽然沉默起來？這是我與她在南洋相處兩年中很少見的。

當林立起程的一刹那，碧霞和我站在埠頭，一直至船身看不見了，方快快地回來，我和她打趣說：

「這是小別啦，兩三個月就回來的，放寬點心罷？」

「……………」她一聲不響的挽着我走回來。

不久，她將一首舊詩編成了一個歌曲，教歌舞團的歌女們歌，異常動聽，歌詞是：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勸君多採摘，

此物最相思！」

將歌詞譯成了馬來語，不到一星期，全新加坡的女子都會唱了。當她編成了這首「相思曲」之後，首先給我看，問：「好不好？」我調侃她道：你這是「相思速成科」，她笑了，我也笑了。

在林立回新加坡後的一個月，「南國劇場」開幕了。由菲律賓一九三〇年嘉年華會的當選小姐行揭幕禮，座位於開幕的前兩星期早已預定一空了，開幕的一天，當菲律賓小姐一揭幕之後，首先是孫碧霞的獨唱歌詞是：

「秋波初轉欠分明，還似不關情，半晌猜疑，幾番凝望，人去眼留青。

「誰知身逐秋波轉，重與願伶仃，佯覓花鈿，僞呼同伴，芳意始全傾！

「香肌初傍難輕漬，怕拆生前福，人地相形，韻絕瓊姿，俗殺黃金屋！

「嬌羞不喜常燒燭，莫使眉痕蹙，蚤滅銀缸，慢下珠簾。且近芙蓉褥。」

她一面唱，一面的描摹，她這種歌詞，又不粗俗，又不艱澀，都是具體的描摹，每句都含有動作的表演的，誰都說，在南洋，就從來沒有聽過這種美妙的歌詞啦。

那一晚的節目，最動人的是天才歌女胡一鳳的「琵琶記尋夫」，內中有兩段最受觀眾的讚賞，歌詞是——

「從小便相依，棄中途，履禍危，經年沒個音書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東我西，山遙路迷！宮門一入深無底，止不過隔層幃，身兒不近，怎免珠淚垂？」

「無計可施爲，眼巴巴，看落課，只令宵一過，便無機會！娘子，我便爲此煩惱，你爲何也帶愁容？看你無端皺眉，無因淚垂！莫不是愁他奪取中宮位？那里知道婚姻事呵，絕端倪！便圖來世，那好事也難期！」

就是這樣，一對流瀟的青年，一對唯美的藝人，在南洋創立了一個藝術的集團，爲呻吟於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僑胞供給一種精神的補劑！

不版
德權
翻所
印行

南
國
風
光

著作 周 樂 山
出版 老 實 話 社
北平興隆街南安里二號
印刷 和 濟 印 書 局
和平門內後細瓦廠八號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初版——1000册

82

71

